

西盟新歌

本报记者 张远晴/文 石畅/图

佤族神湖——勐梭龙潭

从澜沧县出来，已经是晚上7点多，天早已黑沉下来，四周一片沉寂，车子在黑漆漆的山路上蜿蜒向前。从澜沧到西盟，全程近100公里，都是盘山公路，弯道一个接一个，几乎没有一条百米的直线。很难想象公路修通之前，人们仅靠双脚是怎样千辛万苦走出大山的。

剽牛盟誓的传奇故事

63年前，也是沿着这条山路，65岁的佤族头人拉勐从西盟出发，跋山涉水，踏上了去往北京观礼国庆一周年的行程。同样从深山里动身的，还有其他33位各民族头人。

动员这些头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当时全国解放不久，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依然是与世隔绝。作为西盟佤族地区极有威望的头人，拉勐向来说一不二。对他上山动员他参加观礼团的工作队说：“英国人来了我打英国人，日本人来了我打日本人，国民党我也打，现在解放军来了，我还没看清楚。”

工作队反复耐心地做工作。这个倔强的老头终于答应按佤族的传统打鸡卦占卜吉凶。不过，拉勐打出的总是凶卦。

终于有一次，拉勐打出了吉卦。他决定下山，可一出门，头上一只小鸟往后飞去，老头立刻止住脚步，说此行不吉利，又关上了大门。

史料上没有记载工作队是怎样反复动员拉勐的，想必也是煞费苦心。结果自然是这个牛脾气的老头儿决定下山，徒步、骑马、坐车、飞机……开始三个多月漫长的旅途。

观礼团从昆明到重庆，再到北京，观礼结束后又去上海、武汉等地参观考察。回到普洱（原思茅地区）后，在宁洱（原普洱县），26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召开民族团结大会，决定拥护共产党领导。

此时，又是这位拉勐，提出要剽牛盟誓。

剽牛是佤族传统的祭祀仪式，念咒后将镖枪从牛右肋处刺入心脏，牛必须倒向南方，否则盟誓失败。当时的普洱地委书记张鹤找到拉勐，问能不能不剽牛，不确定性太大。老头一瞪眼：“不行就明年再来！”

剽牛的结果大吉大利。



龙摩爷圣地入口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步行去县城边上的勐梭龙潭“朝圣”。

勐梭龙潭像是原始森林环抱中的一块碧玺，如镜的湖面历历映衬着漫天的白云和满山的绿意，令人心醉。传说西盟的龙潭和缅甸边境的一湖“暗通款曲”，每年都有三天两湖的水同时变混，当地人称之为“夫妻龙潭”。不过，龙潭的神秘不仅于此。

沿着龙潭步行几百米，我们很快到了龙摩爷圣地。在佤语发音中，“龙”是森林，“摩爷”是水牛头，意为挂牛

前些日子，珠海举办首届国际马戏节，应邀前往观摩。等节事活动，据统计全国一年有6000场之多，既是各地吸引众多眼球的盛事，又成一大旅游产业。办得成功，皆大欢喜。这次马年前夕举行的马戏节，就特受欢迎，多场演出比赛票一上销售便被“秒杀”。以致于我们这些远方来客，不得其门而入。

看不成马戏，转而去看真景。20年前曾来过珠海，循着依稀的记忆一一再度前往。记得当年珠海市辖斗门县正围海造地，过去伶仃冷寂的伶仃洋畔船来人往，沧海变成了桑田。如今，造就的土地上，冒出大片厂房，横亘着一条条公路。

路，一座座桥梁。当年那个遍布弹坑裂缝的废弃军用机场，眼前也变成了巍峨堂皇的国际机场。那一次，听珠海人夸口说，他们要建一座连接珠港澳的大桥，我以为只是幻想，可现在，这座35公里长堪称全球之最的跨海大桥，已经屹立海面，正式通车指日可待。壮观的现实景象，与我印在大脑深处的“底片”，就是这么一幅幅地对比着，并且形成巨大反差，在心头产生出强烈的震撼。

忆起20年前，当我站在珠海与澳门的交界处，也感受过类似的反差。傍晚，透过铁丝围墙，前方灯红酒绿，身后漆黑一片。而眼下，珠海的琼楼玉宇，比起澳门的金碧辉煌，不仅毫不逊色，而且有着许多独特的亮色。让人印象最深的，是与澳门咫尺之隔的横琴岛，过去岛上只有几个小渔村，现今却成为了开放开发的热土。驱车上岛，一排排新奇的建筑扑面而来，一座座总部大厦、五星级酒店、国际会议中心、国际展览中心，正在比肩崛起。澳门大学新校舍以黄褐两色，显露出西式风貌。而长隆国际旅游度假区的超五星级酒店已近开业，它的外观与酒店内设的海族馆，与迪拜的超豪华酒店可以媲美。度假区新建的马戏表演馆，便是此次马戏节的举办之地。

没料到，看不成马戏，却看到了沧桑巨变的大戏。这回的珠海之旅，算是不虚此行了。

此行结束回味再三，我终有一得：节事活动能招徕八方来客，固然是由于其本身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时尚元素；而节事活动举办地的文化涵蕴，以及当地社会变迁所形成的各种差异，也足以吸引远近游人。要让节事活动充分发挥效应，成为人们喜爱的旅游品牌，就应该既办好节会，又注重推销主办地的文化特色，让云集而至的人们，在节事之余还能看看当地的变化。这样的节事活动，不火才怪。



节事之余看变化

孔晓宁



长白山滑雪节异彩纷呈

万达长白山国际度假区首届中国滑雪节日前举办。期间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，包括冰雪度假体验、著名滑雪俱乐部滑雪系列赛、欢乐家庭滑雪比赛、创意摄影比赛、雪雕节、基尼滑雪秀、汽车极限表演等。

万达长白山国际度假区滑雪场处于世界滑雪黄金纬度42°~46°，长达150天的雪期配合较长的日照时间，特别有利于开展滑雪运动。长白山的森林资源赋予了滑雪运动神秘感，先天壶状地形也为滑雪增添了趣味，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适宜的温湿度比例造就了“无风、温暖”的港湾式滑雪场。今年，长白山国际度假区推出“新雪乡、新感受”的全新理念，除了滑雪外，度假区准备了赏雪、娱雪、滑雪等丰富多彩的活动，让度假客人体验到一种全新的冰雪度假生活方式。

图为滑雪节开幕式表演。

王琳摄影报道

从新疆吐鲁番市乘车东行40公里，迎面一排土皮剥落的高大城墙赫然映入眼帘。此地就是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高昌故城遗址。

同行的新疆大学教授韩强曾经参加过这里的实地挖掘和考察，对高昌可谓了如指掌，理所当然地成为导游。听他讲述，高昌古城是公元前一世纪由西汉王朝的屯田部队所建，后城池规模不断扩展，成为千百年来丝绸之路上的名城。公元450年，高昌城即成为吐鲁番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此后，阙、张、马、鞠诸氏相继续在此称王，均受中原王朝的册封。公元640年唐朝吏部尚书侯君集带兵灭了高昌，设置西州，得户籍人口3.7万。9世纪中叶，这里成为回鹘高昌国的首府，1209年臣附蒙古。13世纪，以海都为首的西北蒙古贵族发动叛乱，率领12万骑兵围攻隶属于元朝的高昌城达半年之久，战火延续40余载，高昌城由此毁灭。

高昌故城的平面图显示为不规则的正方形，分外城、偏南的内城和偏北的宫城三部分，周长5公里，夯土而成，总面积约200公顷。放眼望去，久经风化的断壁颓垣七倒八歪比比皆是，一片片或大或小、或高或低的废墟散落在寸草不生的旷野间，死寂般荒凉，让人仿佛步入了渺无人烟的沙漠戈壁，心中不由自主地涌起一种未曾有过的孤寂、凄凉和悲怆。这难道就是史书所记载的闻名遐迩的高昌？我不禁黯然神伤。

驴车停在宫城与内城的交界处。韩教授指引我们见到宫城内残留的地基，一般不低于三四米，据说当年建造的宫殿可达4层楼高。我们还路过布满窟窿的道道土岗儿，这些被称作“坊”、“市”的遗址全是由人们凭吊、感叹、遥想，甚至永世不忘。

图为高昌故城一瞥

(来自百度)



舒小骅



外城西南角曾经是王家大佛寺的所在地，面积近万米。现寺院的大门、庭院、藏经楼、僧房等早已化为乌有，圆柱形的讲经堂也只剩下西面一堵墙。为防墙址继续坍塌，后人只能用土坯将其加固。这座讲经堂非比寻常。距今1300多年前，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路过高昌，被高昌王鞠文泰像接待贵宾一样迎到此处，而且每日在众信徒面前跪地当凳，请玄奘踩着他的脊背登上法坛传经。十几天后，玄奘即将西行，高昌王苦苦挽留，并表示愿以弟子身份终身供养。玄奘不允，绝食数日，直至奄奄一息，才获准西去。高昌王临别厚赠法服、黄金等，并派25人、30匹马为玄奘送行，又给龟兹等24国写信，恳请护卫玄奘。这件事传为丝绸之路史上的一段佳话。讲经堂的西南方，当年是大佛寺的塔殿所在地。供奉佛龛的中心柱也由后人垒砌而成，原有的已仅有南面一角。这残存一角的上部，分3层，每层排列7个，共计21个小佛龛。里面都曾塑有红色的佛像。如今这些佛龛里空空荡荡，只有龛壁上还留着发黑的遗痕。那是因为土中含有铁的成分，年深日久红土会变色的缘故。佛像究竟到哪儿去了？既没有被纷飞的战火销毁，也没有被风沙的利刃磨灭。上世纪初，贫穷落后的中国成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。德国人勒科克三年四次到新疆考察，盗掘文物。他敲下了这些佛像，连同大批古壁画、典籍等一起掠回德国，收藏于柏林民俗博物馆，大多数毁于二战中。

返程的驴车碾压出黄土路上新的辙印，好似在追寻时代变迁的轨迹。昔日的繁华，刀兵的蹂躏，洋盗贼的光顾……千载荣枯的高昌历史化石般凝固成周边的焦土残壁，赤裸裸地袒露给前来参观的旅游者，让人们凭吊、感叹、遥想，甚至永世不忘。

图为高昌故城一瞥

(来自百度)